

南山，我一生最美的遇见

曹正城



城步南山。

通讯员 摄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南山。
城步南山，湘西南边睡一颗美丽璀璨的绿色明珠，千里苗疆的腹地。一个最美人间四月天，我的心被引入这宁静之境，走进了南山如诗如画的怀抱。

漫山的红杜鹃，苍翠欲滴的林海，绿色的草原，缥缈的云海，欢快的山泉，成群的牛羊，这一切的一切，让我沉醉，让我流连忘返。南山啊，我多想躺在你的怀里亲亲你，闻一闻你那林木花草和泥土的芳香，听一听你那深情而又不同凡响对前世今生的倾诉……

南山，你是一座不屈不挠的山，在你的身上留下了太多太多沉重的回忆。

南山的长安河潺潺湲湲，从岁月和历史的深处流淌而来，它一路在诉说：明清时期，这里的民众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封建王朝残暴的黑暗统治，百里苗乡同寨，万水千山之间，曾先后飘扬过苗民和侗族百姓大规模的起义旗帜，一度建立了苗族史上第一个王国——“上堡古国”。有一年的农历六月初六，义军用山歌传递信息和鼓舞士气，击退了上万官兵的围剿，虽然起义最后还是失败了，但极大地震撼了当时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迫使他们改善了对苗疆地区的治理政策。

为了纪念六月初六这个可歌可泣的日子，每年的这天，南山以及湘桂黔三省区边境的苗族、侗族等民众，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这苗乡侗寨的中心地和天王庙前对唱山歌。年复一年，一代传一代，这一活动也因此约定俗成逐渐成为各族群众以歌会友、以歌待客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六月初六也演变成了“湖南南山六月六山歌节”，这张亮丽的民族历史文化名片，从大山深处飘向了神州大地，城步山歌因此唱响了全国。

南山，你是一座充满红色传奇的山，在你的身上铭刻了许许多多令人难忘的红色记忆。

1934年，红六军团作为红军长征的先遣队，红星曾经照耀过这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血战湘江后，南山老山界是他们走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大山。红军在南山留下的一条棉裤、一张借条、一盏马灯等实物，还有那《毛主席不收鲤鱼》《酸菜坛里有银圆》《龙奶奶救护小红军》等红色故事，书写了军民鱼水情深代代传颂的佳话；横水界、莲花桥、火烧桥等战斗遗址，见证了当年红军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英勇壮举；更有那通道转兵，改北上湘西为西进贵州，绕开了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口袋阵，避免了全军覆没的锦囊妙计，就是毛主席酝酿于长征行走于城步大南山之中想到的。

20世纪60年代初，为防台湾国民党特务空降的渗透，原广州军区曾在南山的西山山顶，设立了“中南某部国防防空哨所”：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战士，用青春在这块号称“湖南的西藏”的高山上书

『明天你过生日吃好吃点』

伙增隆

又是一天，忙完工作，匆匆回家，坐在餐桌前，我一边拿起筷子，一边习惯地与母亲视频连线。

“崽，明天是你过生日，吃好吃点，贵气贵气自己。”说起我要过生日，母亲既高兴又伤感。她轻轻叹了口气，内疚地说，苦了我小时候，那时家里穷，吃不饱，在娘肚子里就缺营养，所以长得矮小。

“你出生的前一天，我还到老山里挑灰肥，来回四十里，天毛毛亮就出门，天黑送了肥料才回的家。”母亲的话，夹杂着苦涩和无奈。那灰肥，是长年在深山里烧木炭、不能回家的人，把屎尿与木炭灰混合在一起做成的肥料。当时没有化肥，灰肥是种庄稼的“宝物”，农民不怕脏臭也不怕累，近的地方没得挑了，就到很远的地方去，挑回交给生产队，可以计更多一点工分。母亲个子矮，挺着大肚子，却不惧路远山高、坡陡弯急，硬是用瘦弱的肩膀，挑起百多斤的担子往山下走。南方的农历八月，天气还很热，母亲说她挑一两里地，就换换肩、歇歇脚、擦擦汗。

“第二天一早，肚子里动得厉害，痛得很。”她说跟生产队请了假，但也没闲下来，她就在家打布壳（“千层底”的胚子），准备到冬天农闲时，为家里人做布鞋。

“日头过头顶了，痛得越来越厉害，我就这样，自己坐在小板凳上，把你带到了这世上。”说这句话时，母亲样子很平静，但我能想象那一刻的她，一定感到了无比幸福！那年代，在老家乡村里，没有专业接生员，是邻屋好心的堂奶奶，用一块瓷碗片，切断了我与母体相连的脐带。我在哇哇啼哭中开启了生命之旅，而母亲却经历了一场如浪涌岸的分娩之痛。之后我还没满月，母亲就到秋收的田垄里忙开了。

母亲说：“崽，你也是个操心劳累的命哦。”说我出来哭第一声时，恰巧三个本家叔叔打柴回来，一人挑一担柴从家门口路过。在母亲看来，生我那会儿，遇上劳累的人回家，预示自己的孩子将来少不了吃苦受累。果真，参加工作近30年，在哪个岗位我都算一把好劳力。母亲说完这些，似乎担心我难过，就赶紧安慰了一句：“也没事啊，多干活，饿不着。”

我一直微笑着，再一次安静地听母亲讲我出生的故事，但眼眶悄悄地湿了。我的生日，是母亲受苦受难的日子，是她历尽险难给了我生命。她又劳累一生，流干了汗水和泪水，把孩子养大成人；她还省吃俭用，送儿读书，希望孩儿改变命运，长大有点出息，有碗好饭吃。

挂掉电话，我眼前闪烁着屏幕里母亲的脸庞，眼泪一下涌了出来。

写着对祖国的忠诚和责任。他们用默默的坚守和滚烫的赤诚，在凡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中，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被中央军委誉为“高山红哨”。1969年10月1日，高山红哨军代表周宜珍受邀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在中南海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高山红哨，如同一座永恒的丰碑屹立于南山之巅，见证着一代军人的青春、理想和信仰，也记录着共和国一段永不磨灭的历史。

还有山上的共青城，又称石头城。20世纪50年代中叶至70年代初，为使荒芜的大南山造福人类，三湘四水上千名知识青年志愿者们跋山涉水、六上六下，与当地的农牧民一道闯出了一条种草发展畜牧业的金光大道。耀眼的南山创业史和“南山精神”，在他们长满铜钱般厚老茧的双手中开启；当初他们立下的“生是外乡人，死为南山草”的诺言，如今已成为现实。你看那方圆百里的鲜嫩牧草和草地上悠闲自在的牛羊，不就是他们绽放的青春、理想和灵魂的归宿吗？

2022年8月，南山大草原被国家文物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命名为全国首批“红色草原”。

南山，你不仅是一座金山银山，而且更是绿水青山，在你的身上发生过很多很多科学发展、绿色发展让世界瞩目惊叹的伟大奇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无数南山人无数

载的艰苦努力奋斗，百里南山变成了一个绿色的王国，于是有了如今“中国南方呼伦贝尔”之美称的南山大草原，蓝天白云下的草原上有了成千上万头撒欢的牛羊；“南国净土里长出的绿色食品”南山牌奶粉，不知承载了多少南山人的峥嵘岁月和多少国人童年的美好记忆，成为我国民族乳业的独特品牌。

党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已深深融进南山的每一寸土地。作为八条国际候鸟通道之一的南山国家公园，每年的春、秋两季，无数候鸟被这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吸引，在此驻足栖息。南山国家公园的建设者们转变了大开发的理念，留住了南山广袤无垠的绿色和多种多样的生命形态。

南山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地。由于这里的自然生态系统长期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修护，已成为湘西南地区和中长中游湖南段一道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先后有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等国字号名片喜落大南山。如今，南山已成为湖南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的核心区和湖湘大地一张熠熠生辉的生态文化名片。

南山，让我魂牵梦萦、永远难忘的大南山；你那连天的芳草和草尖上长满的神奇故事，还有草地上悠闲自在驮着希望和梦想的一群群牛羊，以及那千山万岭无边的绿色，是我一生中最美的遇见！

随风一起到桥亭

郭现根

骄阳似火，出县城，经泥湾碉楼，沿着石牛河边乡道，走月龙，穿隧洞，过双河，豁然开朗，前头就是桥亭村了。

村庄四面环山，山峦叠翠，阡陌交通，屋舍俨然。

小车直接驶入桥亭生态农庄，我随意将车停到绿荫如盖的大樟树下。打开车门，一股热浪裹挟全身。

小村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单看这个桥亭生态农庄酒店，地处村中央，离城三四十里，店家投资几百万建了一个两层的木结构四合院，古色古香，自然融合，大小席桌四五十套，厨师服务员十来个，光工资一项就下不得地。

是酒香不怕地远僻，还是此间有灵气？一番打听，我不由得心生敬意，原来此地文脉绵长。

台州张家大屋举人张正笏（号笔石），是双峰书院的首任山长，高徒成就名师，他们下个个都学有所成，如张眉大、罗国俊、邓文洋、谢我怀于乾隆四年同时中举，后罗、邓又高中进士。

排形山陈家大屋举人陈权，是双峰书院的第9任山长，比庠生朱尧阶任教双峰书院早34年，他是张正笏之子张眉大的门生，是“湘军之母”罗泽南的恩师。

罗泽南家就在桥亭隔边的湾洲村，少贫，读不起书，陈权先生见其聪慧，纳其为徒，留家歇宿，耳提面命。罗泽南为人争气，没有辜负恩师的教诲，致仕后从桥亭村带出18个官员，都是曾国藩湘军的翘楚。攻陷南京后，从桥亭走出来的湘军将领被曾国藩荐任各地官员。桥亭将门虎子，尚武崇文，散处四方却不忘故乡，时有反哺，使得桥亭村气贯长虹，声闻九鼎。

听村上罗支书介绍，2020年桥亭村列入双峰县罗泽南故居七个旅游乡村规划区，村里一位俊才今年又为村上争取到“千万工程”项目，今年冬天即从团鱼崖、旱禾坝到下游石牛坝整修河堤河坝，还要帮桥亭中学加建电教中心，力争将桥亭村建成“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先进村。

中午我们就在农庄吃饭。我被店老板请出去挪车，才知道坪里来了好多车。在偏远农村一个饭店，散客经常爆满，这阵势我还是头回见识。

刚将车挪好，一台中巴挨着停下，车上下

来的都是衡阳人，听他们言语是赶来吃饭，桥亭村紧挨着衡阳县的曲兰镇，曲兰石船山就是王夫之隐居之地。

说起王船山，读书人大都略知一二，但要说他与桥亭村的渊源，所知者甚少。

明末清初，王夫之是倔强的反清复明斗士，与桥亭张曜寰（张正笏之曾祖父）及同里罗含章（罗泽南族先祖）结为莫逆之交，王氏父子往来衡湘，常歇居桥亭张家。歇居期间，王氏父子也没闲着，就在桥亭讲学，并经常到湘乡各书院走动，传播他的经学致用理论。张正笏、陈权深受王船山儒家正统思想影响，故其流风余韵，泽被后世，教泽长延。

陈家大屋西头有株四人合抱不拢的古枫树，树龄逾300年，至今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当年陈氏家族办学，学生们常用楠竹靠在大枫树身上练习攀缘，这本事，在湘军攻占南京时派上了大用场。从这里走出去的湘勇都自小练就游泳爬树的真本事，到了南京墙脚，挖地洞攀云梯，个个成了钻山猴，打下南京城都立了头功。

台州大屋更神奇。据传为张正笏祖上修建的，张家在当地是豪门大户。张家先祖就葬在台州边，张家视为龙兴之地。但后来台州为何以罗氏居多，个中原因还未探究。在原排形山村（后合并到桥亭村）的山头，有一座大坟，传说只葬了罗氏祖母一人，但占了百坟之地，其中九十九棺是空的。又传说台州老屋常有蟒蛇出没，张家、罗家隔三差五割肉喂养，后来蟒蛇成精，一直庇护这方水土，善得得善果。

桥亭村山水田园，风光旖旎。家家户户几乎都有小院子，好多屋堂悬挂堂匾，屋堂文化浓郁，耕读理念深植。屋场绿树成荫，蔬果盈院。整个桥亭村，约1700人口，陈、罗、王、张四姓居多。这里青山绿水共为邻，村兴业旺满园香。

奇峰秀木见证桥亭人的成长，产业腾飞支撑着桥亭人的梦想，书声琅琅彰显着桥亭村的繁荣兴盛，美丽乡村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的篇章。

古村新貌

诗新韵

匠人传(组诗)

陈惠芳

泥塑匠

坐北朝南
左东右西
我被几个朝代的泥巴糊弄了
朝北，朝天方向
喊了一声泥人张，应了
朝南，朝长沙方向
喊了一声泥人刘，应了

一双手，靠捏造的本领
而皇之留下了
立体的音乐
立体的诗歌
立体的喷泉
立体的风情

玩泥巴的孩子
失业多年了，只是有些泥点
沾满了裤脚与衣襟
风尘仆仆，一晃就到了中年
仿佛，碗大的泥坯
还在身后有板有眼
发出一声声脆响

未成型的艺术如此粗糙
我的手指触摸着
凝重的冰凉火焰
我一定要捏造事实
假装泥人陈
让一个厚实的酒杯
盛满久违的乡愁
然后举起，一饮而尽

漆匠

生漆熟漆，都是漆
生人熟人，都是人
漆与人，都斑驳陆离了
把漆胶还给漆树
把漆树还给森林
把森林还给大地
把大地还给漆匠
漆匠，从来不会粉刷自己的脸面

涂脂抹粉的，叫美容师
头发焗油的，叫理发师
粉饰太平的，叫吹鼓手
都有几把刷子
其实，他们也叫漆匠
漆会掉，附加物会掉，修饰词会掉

在深秋的长沙
我坐在没有刷漆的板凳上
怀古，怀夏商周
那些髹涂朱黑的木胎漆器
那些蜗居的器皿
从简朴到华美，从完整到残缺
一张花脸，走了几千年

望东，是扬州，看见螺钿
望南，是福州，看见脱胎
望西，是成都，看见卤漆
望北，是平遥，看见推光
漆器琳琅满目
一片漆黑之中，有赤红
有充分的耀眼与逼真

在故乡，在流沙河
那些上了漆的立柜、碗橱
那些玻璃上的画，还在
摸一摸，有些烫手
闻一闻，有些异味
老母亲睡在那张木架床上
花鸟虫草，依旧栩栩如生

即便没有风，云朵也往高处飘，或者，就在远处闲逛。
蓝，把季节稳住了。大多数时候，天空是湛蓝的，使人安静，有时又是一望无际的蔚蓝，令人有些心慌。天气如果湿暗了一阵子，天空的颜色就由重到轻，由鸽蓝到孔雀蓝再到湖蓝，又淡下去，淡下去。

原野是旷达的，所有眼睛的巡视，是心灵里的一种散步。

山，开始瘦身，显得俊秀，披着明净的斑斓。溪水不断逃离石崖。一条涧，要往幽深里遁去，两旁的鸟鸣，像梦里的朵朵火焰。

稻子运回家了，田野打开了自己。在野菊花的光影里，一群群麻雀正蹦跳着觅食，到处是细细碎碎的声音。

雨，毕竟是有的，性子大致是温和的，它的脾气，让时间的打坐变得十分

打刀匠

关公掉在捞刀河的青龙偃月刀
被周仓捞了上来，但熬不过三国
还是掉了，不见了踪影
捞刀河，是关公的一个严重感冒
不小心感染了捕鱼种田的乡民
锻打。开刃。上柄
炉火纯青

捞刀河，刚柔相济
美女绣花，穿针引线
壮汉打刀，厚此薄彼
无声，有声
锦绣山河，吟唱了铮铮铁骨

五百年的火候，要冷落了
五百年的锋利，要迟钝了
不卷不崩的光景
烟消云散
零零星星的飞溅
是一粒一粒闪亮的种子
撒在板结的土壤上
无法发芽

流水声浓了
打刀声稀了
捞刀河，该打捞什么
抡了上百年的大锤
像最后一个拳头
砸在自己的胸脯上
留下一个巨大的烙印：伤逝

造纸匠

造纸的人，造纸的竹
都是童子身，腰好
腰不好，人吃不消，竹也吃不消

新竹长到四五米高，就够了
别长得顶天立地
也别显得那么老
这样的笋竹，泡在一起
贪污一些泉水，就腐化了

腐化了，成了竹麻
剩下壳和丝
然后，一脚一脚踏成纸浆
然后，变成不能吃的米豆腐
然后，糊涂
然后，晒干
然后，明白

蔡伦站在堂屋里看着
一张一张纸，揭下来
这么多年
远离民间作坊的地方
那些撕破了的脸皮
像纸，一白一黄
像阴阳脸



秋意

艾明

安静。

阳光呢，它们的闪烁多么纯粹，正如一座宏伟大殿里的清唱。
动物们的慵懒来了，比如，一条黄狗趴在整座院子，一趴就是几个小时，而一个下午，一个打鱼郎在树枝上眯着眼，看住了池塘的每一丝涟漪。

歌歇悠悠，乃许多劳作的本质，摘棉花，剥玉米，种油菜，韵味是一样的。
此时，女人们的身段在软下去，男人们，则喜欢把旱烟和米酒吧吧得好好响。

当然，于某一个清晨，白雾悄悄溜走了，接着，露水的凉，舔满叶子的尖尖角。
是的，离萧疏还有一段距离，秋天前进着，旋律有散板、慢板，更多如歌的行板。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一切，值得珍重；一切，也值得迷失。